

卷首语

今年三月，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法国《世界报》总编艾瑞克·以色列维奇就后者所著《中国式傲慢》（2011年2月出版），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对话代表了法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色列维奇先生认为中国的“非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带来了“令人生畏的高速发展”，但“它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与傲慢，难以接受”。他认为这种傲慢“表现为一种优越感”，也表现为“某种掩饰不住的集体焦虑感”；德斯坦先生则认为这种“傲慢”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重新认识和自我肯定的表现，“是一种面对威胁的自我保护”，两位都是睿智的政治家，无论是以色列维奇先生强调的，“要创新，就应该成为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并且尊重知识产权，应该要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精神发展的社会氛围，要具备一种敢于质疑的精神”；还是德斯坦先生提出的“中国人更加关注如何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参与投机竞赛”，以及他期待的整个世界应由几个共同体构成，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和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他们之间的多边关系，“应专注于和中国建立一种关系，使中国与这种世界结构兼容。”这些明智的远见卓识都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本期重点栏目“复杂性思维讨论”介绍了法国当代杰出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思想，包括他2011年发表的新著《道——走向人类的未来》。莫兰说：“复杂性”的词源是 *complexus*，由 *com* 和 *plexus* 两部分组成，前者意思是“共在地交织在一起”，后者则指“错综复杂地交错起来”。他的分析始终包含了多维度多重交错思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清算启蒙以来传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宏观的物质能量、生命体的物质能量及生命体的心理能量三者之间的“三重能量的三极交错循环生成”的可能性。主张既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又从现实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并从未来的各种可能倾向，进行揭露和分析，贯彻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多维多向穿插的思想方法。他在新著《道》中提出“政治处理一切最复杂和最珍贵的事务，即个人、集体以及人类的生命、命运和自由”，因此，应发展一种新政治，“使国家、公众团

体、私人协会和公民能采取联合行动”。本期除5篇专栏文章集中讨论莫兰的新思想外，尼兹教授的“跨文化宣言”、汤一介教授的“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的一种可能趋势”也都贯穿了这种复杂性思维的精神。

弗朗索瓦·于连是一个极有创意，也引起了很多争论的法国哲学家兼汉学家。去年年底巴黎第七大学举行了名为“扰乱/观点（*Dérangement/Aperçu*）”的研讨会，围绕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进路，以及他给法国学术界提供的开拓性启发和所引起的争议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者来自欧亚人文、社科各个领域，涉及汉学，哲学，文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各界。会上，被尊为“法国大儒”的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回顾了法国汉学的发展，指出“于连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全新的方向，给法国当代汉学界开出了另一条极有价值的思想道路”。本期发表了研讨会的主要争论，并刊载了于连和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重要发言。

在方法论一栏中，我们抢先发表了汪德迈教授的新著《“占卜学”对“神学”；“表意文字”对“拼音文字”》一书的“序”和“跋”。该书从“占卜”和“神学”、“表意”和“拼音”的文化源头起始，深入分析了中西思维方式和文化建构的差别，该书明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一定会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文学与思想史是本刊新辟的一个栏目，正如主持者所说，文学的“自为”，文学与思想和精神的分离，文学与“世界历史”的疏远，既阻断了我们理解文学之整全的可能性，也阻断了我们透过文学理解世界之整全的可能性。也就是文中所说，文学与思想二者不是互相从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绝对隐喻”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坚信这种鸣响着复杂性思维的文学研究新视野一定会刷新过去单纯研究文学性的旧方法，为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

“汉学与汉学主义”圆桌笔谈稿子，因本期稿挤，转至阎纯德主编的第十四集《汉学研究》发表。